



## 窗外灯花, 岛城年味

吴跃华

舟山的海风, 像个调皮的孩子, 带着冬日的凛冽, 扑面而来。不经意抬眸, 窗外的灯笼已悄然挂起, 仿佛一盏灯花盛开。那明艳的中国红, 瞬间撞入眼帘, 恰似一把神奇的钥匙, “咔嚓”一声, 打开了我记忆深处那扇关于春节的大门。

小时候, 春节在舟山这座岛城, 是一年中最盛大、最期盼的节日。每当春节临近, 年味就像长了翅膀, 从村口那棵古老的香樟树开始, 沿着蜿蜒的小巷, 随着淡淡咸咸的海风, 挨家挨户地“传染”开来。

那时, 厨房里总是弥漫着令人垂涎三尺的香气。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 是我童年春节最温暖的画面。她不仅会做炸丸子、包饺子, 还会烹饪各种舟山特有的海鲜。鲜美的鲳鱼在锅里煎得“滋滋”作响, 两面金黄, 鱼皮酥脆, 鲜嫩的鱼肉入口即化。活蹦乱跳的虾被母亲做成油焖大虾, 浓郁的酱汁紧紧裹着虾肉, 香气瞬间弥漫整个屋子。一家人围坐在摆满海鲜、肉类等各种美食的桌前, 暖烘烘的不仅是胃, 更是心。

我尤其期待正月初一。天还未亮, 一家人就早早起床, 穿上崭新的衣裳去拜年。走在村道的石板路上, 脚下发出清脆的声响, 仿佛在演奏一曲优美的乐章。孩子们像欢快的小鸟, 蹦蹦跳跳地穿

梭在村子里。每到一户人家, 长辈们总会热情地招呼着, 往我们兜里塞满糖果和瓜子, 还有自家晒制的鱼干、薯条。大家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互相说着吉祥话, 浓浓的亲情在这一声声问候中传递、升温。

村里的小巷挂满了红灯笼, 与远处港湾里摇曳的渔火相互辉映。老人们聚在避风塘旁, 讲述着过去一年出海捕鱼的惊险与收获。我爷爷就会讲起有一次出海遇到暴风雨, 海浪像小山一样高, 他和伙伴们齐心协力, 才让渔船平安归来。年轻人则在一旁帮忙整理渔具, 讨论着来年的计划。小孩子们追逐嬉戏, 手中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出五彩光芒, 与天上的繁星遥相呼应。

我也跟着爷爷去参加祭海仪式。海边摆满了供品, 渔民们穿着传统服饰, 神情庄重。随着主祭人的号令, 鞭炮齐鸣, 渔民们祈求海神保佑新的一年出海平安、鱼虾满仓。那场面, 庄重又热烈, 让我深深感受到岛城人对大海的敬畏与依赖。

岁月如梭, 不知不觉间, 已然长大。曾经那份对过年的热切期盼, 似乎也在时光的打磨下渐渐淡去。如今, 窗外的灯花依旧会挂起, 可不知为何, 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长大后, 过年不再像小时候

那样充满惊喜。美食不再稀奇, 新衣也不再让人心跳加速。过年期间, 大家都忙着刷手机, 亲朋好友之间的交流也变得少了。曾经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温馨场景, 如今已很难重现。

即便如此, 当看到窗外那盏高高挂起的灯花, 心中依然会泛起一丝温暖。它就像一位忠诚的伙伴,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 总会准时出现, 提醒着我, 春节到了, 这是团圆的时刻, 是回家的呼唤。

或许, 长大后年味变淡, 并非春节本身失去魅力, 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 心灵被各种琐事填满, 那份对简单幸福的感知变得迟钝。但只要愿意停下匆忙的脚步, 用心去感受, 就会发现, 年味从未真正消失。它藏在父母精心准备的年夜饭里, 躲在一家人围坐观看春晚的欢声笑语中, 隐匿在走访慰问时那一声声亲切的问候里。

窗外的灯花依旧在风中摇曳, 散发着温暖而喜庆的光芒。它见证着舟山岛城岁月的流转, 也承载着我对春节那份深深的眷恋。在这新春佳节, 我愿放下心中的疲惫与纷扰, 重拾儿时对过年的那份热忱, 珍惜与家人相聚的时光, 因为这才是过年真正的意义所在。

## 吉祥、宁静也是年

冯惠民

过年, 印象中总是要热闹祥和。千百年来, 大家都是聚拢在一起过年, 还要贴上春联、挂上红灯笼、放烟花爆竹, 弄出巨大的响动和光亮, 来加强这种氛围。其实, 这样的祥和寻出点宁静的空间, 更有深刻的体味。

近些年, 在家乡以外过年多了, 在城市的小区里, 年味没乡村那么浓, 一般是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吃饭, 有的是家人或朋友组团出游。我总是呆在家里, 除夕之时, 忙好了, 我便在附近的超市转转, 听着喜庆的歌曲, 心情也很特别, 会想起往事, 会想到岁月流逝和蹉跎, 有时不禁潸然, 反而舒畅许多。

有一年, 在岳父家过了除夕, 要到单位值班, 便提前一天晚上回到家里, 坐在空空的公交车上, 欣赏着装饰了彩灯的行道树, 还有偶尔绽放的烟火。下了公交车, 步行一段路回到家中, 天气不冷, 很舒服, 有种熟悉的安静和温暖, 特别温馨。我静静地坐一会儿, 在客厅来回走几趟, 看着书架上的书, 计算着过去一年读了多少书。接着下楼, 绕着小区转了几圈, 和平时一样, 回到家中开始写日记, 记录下那美好的时刻、美好的心情。写了几页字, 行云流水, 写好后, 在安静中睡去, 这也是我许多年来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夜晚, 一个春节的夜晚。

不禁回想起家乡的除夕夜, 那时还没有意识到, 但我总会从人群中离开一段时间, 一个人默默地走在乡村的路上, 听着密集的烟花爆竹声, 看着家家灯火温暖, 心情格外宁静悠远。这些都是百十年前形成的村子, 爆竹声也这样响了百十来次了吧, 人们互相听着, 有“鸡犬之声相闻”的意思。终于到了放爆竹的时刻, 人们高兴地忙活一阵后, 就各自奔赴那一年中最期待的年夜饭聚会, 而我站在渐渐燃尽的篝火旁, 默默地站着, 不是在许愿, 也不是在祈祷, 而是在致敬岁月、致敬生活。

随着年岁渐长, 我慢慢懂得了宁静对于过年的意义, 总会自觉地在年味中寻觅这样一份宁静。过年热闹祥和是主题, 但适时地找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在热闹中释放, 在宁静中感悟, 也是过年的一种方式。

## 春节里那些闪光的记忆

米菲

时光匆匆, 转眼间又是一个春节。遥想儿时, 春节总是充满了期待与欢声笑语。那是上世纪90年代, 小年夜前后, 家家户户会选个好天气, 把家里的家具搬出来, 放在院子里, 开始“掸尘”, 也就是扫除家中的蜘蛛网、灰尘, 清理家具、窗帘、沙发罩之类。因为“掸尘”的方言发音与“弹琴”相似, 所以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 他们忙前忙后地打扫卫生, 为什么要叫“弹琴”。因为家中还有哥哥姐姐, 所以我们家干活效率很高, 打扫完后, 家里窗明几净, 焕然一新, 全家人喜气洋洋, 期待新年的好运和吉祥。

除夕夜, 家人们会坐在一起看春晚, 放烟花。那时候的烟花不像现在这样品种繁多, 绚烂夺目, 而是最简单的“金箍棒”造型。我握在手里, 高举手臂, 一边看着小小的烟花四溅, 一边想着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手臂好酸。临睡前会收到父母给的红包, 要压在枕头底下, 寓意保佑孩子们平安度过新的一年。

新衣服是不能提前穿上的, 一定要等到正月初一的早上才可以穿。那一天, 母亲一定会给我梳一个别出心裁的发型, 让我在一群小孩中特别显眼。姐姐没有好看的发型, 倒不是母亲偏心, 而是

她比我年长许多, 一直都是短发, 也就不需要了。母亲有五个兄弟姐妹, 加上父亲这边有四个姑姑, 挨家挨户拜年, 可以从正月初一一直吃到元宵节那天, 我们几个小孩子还会在一起攀比今年谁的压岁钱拿得最多。那时候外婆还在世, 我们特别喜欢在外婆家打地铺, 和表姐表弟们睡在一起, 一晚上有说不完的悄悄话。

1997年, 家里盖了两层半的新房子, 哥哥也从奶奶家搬回来, 和我们住在了一起。骆驼色的真皮沙发和一打开就会旋转的水晶灯, 在那时候特别气派。每逢过年, 客厅的四扇玻璃门一开, 就跟厨房、餐厅形成一个环线, 孩子们围着环线追逐打闹, 大人们则是在旁边喊着: “别跑了, 别跑了, 小心撞到桌子!”

过年前, 父亲母亲都会去烫头, 父亲穿上从海宁皮革城买来的皮大衣, 搭配狐狸毛领, 真的很像暴发户, 唯一的区别就是他身材消瘦, 没有啤酒肚。母亲有一件墨绿色的羊绒大衣, 好像是去上海买的, 剪裁面料特别考究。我有一双红白相间的小皮鞋, 记得当时花了52元, 放在今天, 也算价格不菲。

当我长成大人, 才发现, 原来谢年的细节与仪式不是自然而然就懂得了, 而是要去请教长辈或者网上

搜索, 做好笔记, 才能勉强完成。原来发压岁钱并不开心, 要算着有多少小孩, 给出去多少红包, 年终奖到手过完年还剩余多少。

春节回家, 家里十年如一日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杂物越堆越多。父亲老了, 消瘦的身材不再挺拔, 母亲也老了, 不再有时髦的卷发, 那件墨绿色的羊绒大衣也不知被压在了衣柜的哪个角落。他们忙忙碌碌地等待着我们兄弟姐妹的到来, 当我们的孩子回到院子, 依旧会响起欢声笑语, 以及“不要跑, 小心撞到桌子”的劝告。

小家庭变成了大家庭, 母亲的厨艺一如既往地好, 堪比饭店大厨, 她用巧手将普通的食材幻化成一道道美味可口的佳肴, 锅碗瓢盆的交响乐中, 夹杂着她对家人的爱。亲朋围坐, 觥筹交错间, 竟有长辈祝我“生意兴隆”, 想想我也快到不惑之年, 感慨颇多。

我们总是说, 现在年味淡了, 其实是因为我们长大了, 关心的不再是吃喝玩乐, 而是家庭的柴米油盐、人情世故, 我也要学做一个真正的大人, 在新旧交替的日子里, 带孩子掸尘、谢年、写对联、包饺子、放烟花、拜年。未来, 当她回忆起儿时的春节, 也能在她的记忆中找寻出一些闪闪发光的碎片。